

11.03

渤海文史資料

第四輯

91



瓯海文史资料

第四辑

(内部资料)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

浙江省瓯海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九一年七月

EA100/12

瓯海文史资料

(第四辑)

政协瓯海县文史资料委员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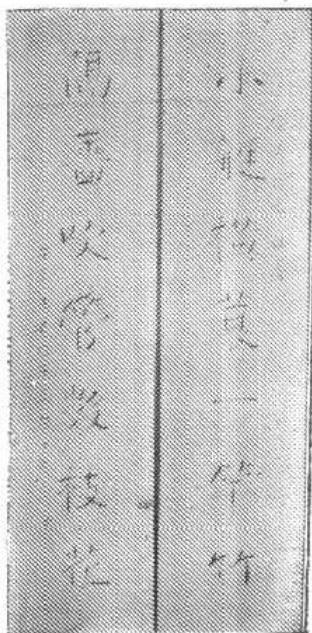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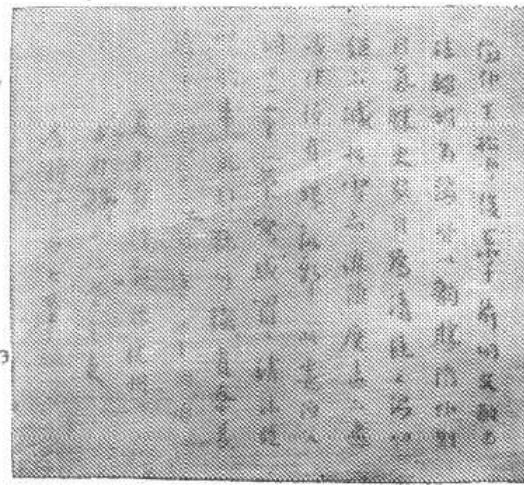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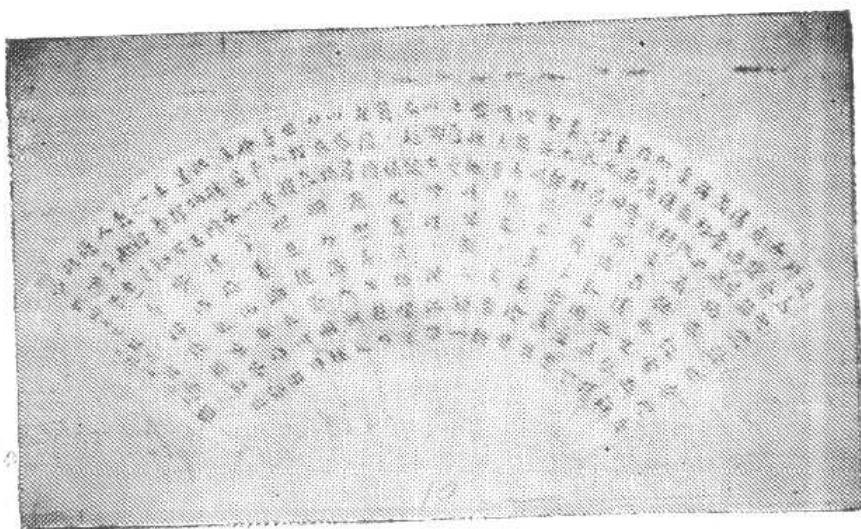
瓯海县教育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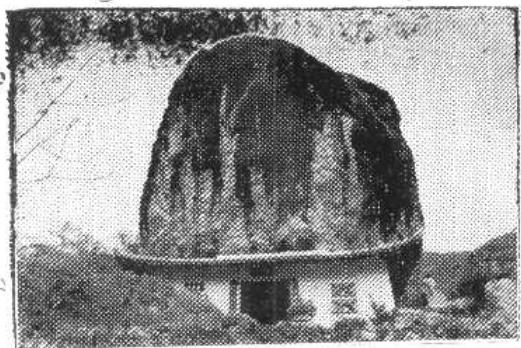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3.3 字数110000
印数：1—2000册

王荣年先生遗墨

餘杭章炳麟撰文
永嘉王榮年書丹
桂林陳叔功篆蓋







珠岩寺近景



西坑利济桥



民谣： 妹送阿哥当红军，
送到“利济”情更浓。
“将军”桥旁来迎候，（注）
革命胜利再相逢。

※ ※ ※
哥劝妹妹眼别红，
“利济”“将军”最威风。

洪水来了脚下过，
敌人来了用枪捅。

注：利济南端东边有一
立石，曰将军岩

《瓯海文史资料》第四辑勘误表

页码	行数	误	正
42	10	1984在	1984年
48	11	当指导员	兼指导员
74	11	西冷印社	西泠印社
90	10	(1920)	(1921)
96	8	1939年	1940年
108	24	区德医风	医德医风
110	26	迟暮之手	迟暮之年
114	17	称方	秘方
118	18	林阿瑰	林阿璁
120	2	渐南	浙南
154	23	三	二
目录1	11	蒋伟国	蒋纬国
193	8	小组	小姐

《瓯海文史资料》（第四辑）

编辑委员会

顾问：季晓岚 周绍濂

主编：缪师慧

副主编：李家琪 徐新光

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 璞 王 鸿 章 白 育 林 朱 茂 昌

李 叶 篁 李 家 琪 周 日 浩 林 正 华

杨 周 权 徐 新 光 缪 师 慧

责任编辑：周日浩

目 录

王季思自传	王季思 (1)
王荣年先生事略	王鸿章 (6)
忆田园摄影家邵度先生	王 璞 (17)
戴家祥先生与温州文物	潘国存 (23)
哲学界著名学者张立文教授	张雁云 (25)
致力于财经研究的徐日清教授	李巽仪 (28)
董每戡与鲁迅的交往	卢礼阳 (32)
忆董每戡先生二三事	陈寿楠 (35)
我为农业辛勤工作了半个多世纪	陈 传 (39)
高级工程师王式	何国祥 (44)
与蒋伟国几度共处的回忆	胡 忠 (46)
国民党永嘉县各级民意代表选举内幕	李增荣 (51)
张宝琛避难到林垟	吴绍林 (55)
温州第一次沦陷期间三溪老竹一带几幕悲剧	林天游 (57)
日寇在永中镇的强盗行径	何国祥 (59)
怀念挚友项浪平	王 璞 (63)
陈珏先生事略	龚国声 (69)
任亮先生事略	徐志清 (71)
刘景晨小传	杨瑞明 (74)
忆刘景晨先生二三事	夏加华 (75)
刘景晨跋潘国纲遗诗	礼 阳 (77)

雪蕉斋主王德馨	潘国存 (79)
创办三垟小学的周冠风先生	王 勉 (82)
陈翌南先生传略	周日浩 (84)
三溪区中心小学的历史沿革	龚国声 林 驹 (86)
毛宝清与瞿溪崇正女子小学	
	毛自成讲述 龚国声整理 (90)
占浩先生与玕屿小学	黄子淮 (92)
永昌镇中心小学校史简介	何黄彬 (94)
项绿绮创办“同仁夜校”	项有仁 (100)
忆抗战初期中央乡的短期小学	夏荣福 (105)
五代行医重医德	陈长基口述 周巨松等整理 (107)
记中医师刘定钦先生	刘毓明 (109)
“陈明远堂”眼科诊所	陈 彰 (113)
仇梦熊先生事略	李增荣 (115)
永强大贤寺碗窑沿革	王 璞 (118)
郭浣湘与渡船头伊利石矿	郭煜中 林成榜 (122)
三十年代瞿溪河浃尾航轮与米厂创建的经过	
	胡 忠 (126)
卫生纸的制作过程	林长春 (129)
前永嘉县工商联的概况	诸葛镛 (133)
潘顺发与他的互助组	林正华 (136)
西洲孤岛的形成	诸邦俊 (139)
漫话“三溪”今昔	龚国声 (141)
时代的脚印——记瞿溪镇三条街	金永生 (146)
“藤桥”的演变	黄加训 夏荣福 (150)
西坑利济桥	定 欣 晓 白 (152)

源口漫水桥	吴绍林(156)
记泽雅外垟的寂照寺和珠岩	林志文(158)
凌云寺和红花山茶	李国栋(161)
永中镇龙庆寺	何国祥(164)
永强宁村庙会	章方松(166)
泽雅“二月二”民俗节日	林长春(170)
茶山卧龙潭	王学钊(172)
石岩屋与分水城	李增荣(174)
任宅大屋	徐志清(176)
南塘机场	周品仙口述 刘毓明、谷传经整理(179)
梧挺台阁追忆	王勉(182)
故乡风物琐忆	程溯洛(185)
梦绕瓯江旦暮求	王大兆(188)
编后语	政协瓯海县文史资料委员会(196)



王季思自传

王季思

我是浙江温州人。一九〇六年出生于温州郊区一个有文化传统的家庭，从小就背熟了经史子集里一些名篇佳作，还私下看了不少戏曲、小说，这为我后来的爱好古典文学初步打下了底子。

温州是宋元南戏的发源地，民间演出较多。老家上田村周围有好几个村子，每逢春秋两季，各村轮流演社戏，我几乎每次都去看。当时有些上演的节目，如《琵琶记》的“吃糠”、《荆钗记》的“见娘”、《西厢记》的“拷红”等，至今还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后来在研究古代戏曲的道路上走了几十年，是与童年时期的爱好看戏有关的。

我小学没有毕业就考取浙江省第十中学。第十中学的校长、学监都是日本留学生。正值五四运动，我经常跟同学上街宣传，反对二十一条，抵制日货，为他们所不满，被迫退学，转学瑞安县立中学，和同村同学戴家祥都借住在孙诒让先生家里。孙先生是清末著名学者，我在十中时就读过他的《墨子闲诂》、《周礼政要》等著作。孙家藏书很多，我偶然还从他下一代的手里看到他的部分手校本以及与同时学者

●王季思先生，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原籍瓯海县梧埏镇上田村。

俞曲园、戴子高等讨论问题的信札，深佩他学问的渊博和治学态度的严谨。后来我对元人杂剧的校勘和考证，如果说态度还比较认真的话，最初是受到这位前辈学者的影响的。

一九二五年，我考入南京东南大学中文系，直接指导我词曲课的是吴梅先生。吴先生上课一口苏州语音，我最初不大听得懂，但在课外向他请教，却谈得很好。他的书斋“百嘉室”收藏明嘉靖刻本的传奇戏达百种以上，有时也让学生进去看。李玉的“一、人、永、占”，吴炳的“餐花五种”，我最初都是从他的书斋里看到的。“治曲当从元人入手”，是他最早对我的指示，也决定了我终身治学的目标。

在大学时期，我参加了吴先生组织的潜社，从事词与散曲的创作，与同学唐圭璋、常任侠来往较密。又与外文系同学陈楚淮、方伟德组织春泥社，在闻一多先生的指导下从事话剧与新诗的创作。我还选修了张其昀的地学通论、胡刚复的高等物理，旁听了柳诒征的中国文化史、黄仲苏的文学概论，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两方面都扩展了自己的知识领域。

一九二七年春，国民革命军推进到浙南，东南大学停办，我在家乡的瓯海中学任教。因在学生中宣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反对西山会议派，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时，与十中学生蔡雄、苏中常同时被捕，经亲友保释后才重返南京读书。这时东南大学已改名第四中山大学，后又改称中央大学。

大学毕业后，我先后在浙江、安徽、江苏的几所中学教

书，其中在江苏松江女中的时间最长。当时在国文科共事的徐震堧、陆维昭，都是我大学时同学，颇得学问商量之乐。在松江那六年里，我节衣缩食，添置图书，除文史方面的常用书、工具书外，还添置了不少戏曲专业的书籍。我一面教学，一面利用业余时间摘记元曲中的方言俗语，从笔记小说中探索元剧本事的来源，有的制成卡片，有的移录书眉。抗日战争爆发，淞沪沦陷，我仓皇南归永嘉，只带了《元曲选》、《西厢记》出来，其余图书资料全部丧失。

我从松江南归后，先是加入从杭州美专流亡到温州的学生抗日救国宣传队，深入浙南山区，宣传抗日救国。后来又组织地方民兵，准备一旦日寇在温州沿海登陆，可以在山区据险抵抗。当时温州专员兼保安司令蒋志英，意图收缴民枪，防止它为新四军浙南部队利用。我联络地方政治工作队，积极反对，并在一次会议上引起冲突，被迫流亡。先在丽水处州中学任教，结识《战时中学生》主编郭莽西，后在金华国民出版社任编审，结识《东南日报》副刊编辑陈向平。我抗战时期写的杂文、诗歌，大都是经过他们的手发表的。

从四十年代初期到解放战争胜利前夕，我先后在浙江大学龙泉分校、杭州浙江大学、杭州之江文理学院等高校教书，并潜心于中国文学史及元人杂剧的研究。一九四四年《西厢五剧注》由浙江龙吟书屋出版，一九四八年《集评校注西厢记》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就是那几年辛劳的结果。

一九四八年夏，我因同学刘节的介绍来广州中山大学任教，继续从事古典文学的教学，研究古代的戏曲作家和作

品。一九四九年广州解放后，我有机会接受党的教育，有机会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欣赏了舞台上、银幕上一些新的戏曲、电影，还阅读了部分外国文学作品，才有可能在多方集中资料，细心加以校勘考证的基础上，开始注重作品时代背景的联系和思想意义的阐发。我撰写的有关关汉卿、王实甫的杂剧，以及高则诚《琵琶记》、孔尚任《桃花扇》等论文，是我这个时期的收获。从《玉轮轩曲论》一书中，可以看出我研究戏曲的思想轨迹。这一时期，我的治学范围还扩大到古典文学的其他领域，对李白、苏轼、柳永、李清照等都曾有过专文论述，《玉轮轩古典文学论集》就是这部分研究成果的结集。一九六二年，我应教育部之聘，与游国恩教授等共同主编《中国文学史》，前后三年，彼此共同讨论，各抒己见，有时虽然也争论得脸红耳赤，但心情是舒畅的。

“文化大革命”一场风暴，我被折腾得几乎丧生。那几年我长期靠边站，书不能教，文章也不能写，就专心阅读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我认真读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联系《西厢记》和其他爱情作品深入思考，写出了《从〈凤求凰〉到〈西厢记〉》这篇文章。我发现仅仅用“男女平等”、“自由恋爱”的观点来评价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爱情题材作品，还是浮于表面的，只有将恋爱、婚姻问题和一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力、生产关系联系起来说明，才是比较科学的。这篇文章是我试图用马列主义观点研究《西厢记》等爱情文学作品的总结。

我是教师，我必须教好书，使自己逐步成为一个比较称职的教师，这是我在人生道路上探索前进的途径和目标。我

为青年付出了心力，也从青年一代的美好心灵中吸取精神营养，感受到青春的气息。看到新生一代的成长，我感到由衷的愉快。从五十年代起我就和中青年学者合作著书，三十年来没有间断过。《桃花扇校注》、《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元杂剧选》、《元散曲选》、《中国戏曲选》以及正在编著的《全元戏曲》，都是与年青一代合作的成果。

我在人生、专业上探索追求的足迹，大量遗留在我的文学史、戏曲史方面的专著里，它们先后已在北京、上海几家出版社出版。从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到在我的前进过程中不免有迷失方向的时候和不切实际的想法。解放后的新形势对知识分子追求人生理想、搞好专业工作本是比较有利的，但由于教育、文化领域时“左”时右，特别是一九五七年以后愈来愈“左”的思潮，使我有时只能左右摇摆、跌跌撞撞地前进。想到人生、事业上本来就没有平坦的笔直的路，对自己在摇摆跌撞中所遇到的挫折，也就无所用其抱怨或遗憾。因为经过一番追求，离目标毕竟接近了一步。“人生有限而无限，历史无情还有情。薪尽火传光不绝，长留双眼看春星。”这是我自题玉轮轩的诗句，就以它作为这篇自传的结束语吧。

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于中山大学之玉轮轩